



▼截至2010年11月1日，北京常住人口達到1961.2萬人 王德軍攝

2000萬人口 北京不可承受之重

北京市人口疏解工作並不像人們最初想像的激烈和尖銳，目前按部就班地進行。北京大學首都發展研究院院長李國平表示，這是因為北京市把人口向外疏解，與核心區城市職能和產業有序向外疏解有效結合起來。但他認為，人口疏解的難度和挑戰十分大，稍有不慎，可能加劇人口與就業的空間失衡。

本報記者 王德軍

北京將人口調控作為「十二五」的一大重點，源於2010年9月份一次全城大擁堵。這場擁堵不僅讓北京「首堵」之名遠播，甚至影響了國家外事活動安排。隨後，國家主席胡錦濤、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做出批示，要求北京市解決好治理交通擁堵、人口調控等問題，為解決「大城市病」闖出一條新路。

外來人口急速膨脹

第六次全國人口普查公報披露，截至2010年11月1日零時，北京常住人口為1961.2萬人，比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時增加604.3萬人。提前十年突破北京城市總體規劃設定的2020年1800萬人口發展目標，人口調控的壓力不言而喻。其中，外來人口在常住人口中的比重已由2000年的18.9%提高到2010年的35.9%，這成為北京人口總規模較快增長的主要原因。數據還顯示，首都功能核心區的人口密度為每平方公里23407人，是城市功能拓展區的3.1倍，是發展新區的24.4倍，是生態涵养區的109.8倍。

中國人民大學人口學教授羅振武表示，北京人口規模經歷了持續20年的平面式擴張，資源承載能力尤其是水資源短缺問題，使北京必須正視加大人口調控力度的急迫性，這也是遵循特大城市可持續發展的規律。

2011年初，北京開始大規模清理租住地下室的百萬外來人口，被認為是打響人口疏解的第一槍。但這種簡單粗暴的方式遭到社會各界的反對。北京市政協委員、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陸杰華認為，這些人到北京很多年了，他們是守法公民，也交稅，現在要調控就針對他們，肯定會引起不滿。人口疏解的關鍵，不是疏解人，而是疏解產業功能。一個城市又要疏解人口，又要做經濟中心、政治中心，可能就比较難。

專家指出，導致人口分布懸殊的原因似乎顯而易見：行政辦公、商業、金融、衛生、教育和娛樂場所等公共服務設施大都集中在城市中心區。而人口與資源的高度集中勢必給資源平衡、環境承載、公共服務和城市管理帶來嚴峻挑戰。

教育醫療先行外遷

北京市將人口疏解的重點放在城市中心區東城區、西城區六片大雜院集中、生活條件惡劣、人口集中的舊城地區，而且率先通過在昌平、通州、大興等郊區縣建設保障房，解決相關人員的住房問題。此外，北京五環內將不再建設大型醫院，城區已有的部分三甲醫院亦將外遷出城，部分師資條件較好的中小學校也紛紛通過設立分校，來分享優秀的教育資源。

據西城區區長張建東介紹，從去年起，對舊城保護人口疏解的對接安置用地進行規劃，目前劃定了五大區域，總佔地面積260萬平方米。這五片對接安置房項目預計可提供2.5萬套住房，解決7萬多疏解人口的居住。其中，昌平區的對接安置房一期工程已開工，今年將啓動二期建設，其餘項目都力爭在年內開工。預計在2012年底，首批疏解居民啓動搬遷。目前劃定的舊城疏散人口搬遷將在5年內完成。

東城區委書記楊柳蔭表示，到2016年，東城區常住人口規模將努力比現在下降10%左右，預計5年向外疏解約10萬人。今年發布的東城區發展20年總體規劃則提出，力爭到2030年時，整個東城區的常住人口規模要控制在65萬左右，舊城常住人口規模控制在40萬左右。目前，東城區已確定在定福莊南區、豆各莊和通州區地塊，蓋2.3萬套定向安置房，幫助承接約10萬東城居民從舊城外遷後，搬入新居。按照目前的進度，2.3萬套安置房全部竣工入住約需3年。



▲大柵欄地區胡同內還有釘子戶堅守，不願從城市中遷到五環外 王德軍攝

▼楊梅竹斜街居民仍用蜂窩煤取暖 王德軍攝



▼楊梅竹斜街被明確界定為北京「貧民窟」 王德軍攝



▼航拍北京市 新華社

老城區籲騰退 市民嫌補償少

今年春節，北京的早晨愈發寒冷，位於楊梅竹斜街的公共廁所成了整條胡同最熱鬧的地方，早起的居民為了上廁所排起了長隊。

天安門旁的貧民窟

楊梅竹斜街與前門箭樓和天安門廣場，西面是琉璃廠書畫古玩街，但這裡卻被明確界定為「貧民窟」。75歲老人韓桂英穿過狹窄逼仄的胡同，碰到熟人熱情地打着招呼。胡同裡並無遊人，只有行色匆匆的上班族和買早點逛早市的居民。整條胡同並不長，有些大門緊閉，門上貼着「北京大柵欄投資有限責任公司房屋」的封條和公告；有些人門口堆着蜂窩煤，顯示生活在這裡的人仍過着生火爐取暖的日子；有些電線杆上貼着「可以做飯（電爐）、取暖（空調），有寬帶和電視」的房屋出租信息。

「政府說楊梅竹斜街要舊城改造，要我們騰退房子，說在大興團河、昌平回龍觀建了保障房。現在都快一年了，這才多少人搬走了？將來有他們後悔的時候。要知道，這裡是前門，出去了就回不來了。」在這條胡同生活了大半輩子，韓桂英對很多事有自己的道理，「咱平民百姓，年歲也大了，也搬不動了。」

但韓大媽的兒子想法卻不同，他其實想搬出這個用蜂窩煤取暖做飯的「貧民窟」，過上有燃氣有暖氣的現代生活，但他對每平方米四五萬的補償價格不滿。「南鑼鼓巷每平方米補償價格都十幾萬了，我們就在天安門，怎麼才這個價？再說了，我到現在也不明白，騰退和拆遷的區別在哪裡？」

作為北京人口疏解工程的六個試點之一，楊梅竹斜街的人口疏解是西城區大柵欄歷史文化風貌保護區規劃方案實施的第一批試點，被認為是打通大柵欄商業步行街與琉璃廠文化街的必要一步。大柵欄文保區總面積1.26平方公里、擁有115條街道和胡同。常住人口23418戶57551人，公安局註冊登記外來流動人口16700人。其中，60歲以上9914人，殘疾者963人，失業登記者4427人，社會低保戶929戶。西城區計劃用三到五年時間，疏解文保區70%的人口，騰退修繕80%的文物和重要遺存建築。

每平米補償四至六萬

去年4月到8月，承擔文保區改造工程的大柵欄投資有限責任公司對楊梅竹斜街和其他大柵欄區域居民解釋了官方的房屋騰退補償標準及政策。楊梅竹斜街居民騰退房屋的補償價格為每平方米4萬至6萬元之間，所有騰退範圍內的居民可以自動獲得北京市保障房的申請資格，在規定期限內騰退房屋的可獲得20萬到30萬元的獎勵。

這些公開信引發了楊梅竹斜街居民的討論和不满。有人開始在網絡上以「大柵欄居民」的名義表達對補償價格的不满和失望，而對於保障房所在的昌平、大興均位於北京五環以外，一些居民表示難以接受。一年下來，與大柵欄投資有限公司簽署騰退房屋合同的只有50多戶。不過，北京西城區對大柵欄歷史文化風貌保護區的未來充滿信心，並認為這裡將與改造後的前門箭樓一起恢復古都文化商街的風采。

「一軸一線」把老北京留下

北京市市長郭金龍在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指出，北京市今年將積極推動舊城整體保護，系統規劃實施「一軸一線」保護整治，創新舊城街區整體保護利用機制，深入挖掘歷史文化遺產的文化內涵和文化價值，推進文物保護由單位展示向綜合保護轉變。

大柵欄將遷走七成人

有專家表示，這標誌着在事隔半個世紀後，北京開始重回著名建築師梁思成極力主張的舊城整體保護思路。

2011年，北京舊城整體保護開始大規模付諸行動：中軸線古都風貌和大運河申遺有序進行，反映老北京宗教文化的朝阜路大街也被列入保護整治名錄，前門大柵欄歷史文化保護區已提出規劃，投入巨資的天橋演藝區項目已然上馬，鼓樓文化街區整治方案也有條不紊地實施，相關地區的人口疏解、房屋騰退工作也陸續展開。會長期被侵佔的會館等文物建築將回復舊貌，其中，僅大柵欄地區未來五年內將疏解70%人口。

近期公布的《北京市「十二五」時期歷史文化名城保護建設規劃》提出，堅持舊城在歷史文化名城保護中的核心地位，擴大保護範圍和內容的外延，要將保護理念拓展至整個北京市域。雖然如此，在一些歷史文化的重構、老胡同的廢存上卻引來了不少爭議。

新生代聽不懂胡同話

楊梅竹斜街的現狀告訴人們，有些老胡同裡住了許多人，居住條件相對較差，也希望得到改善，但因拆遷、賠償等問題，沒有如以前那般自家申請修葺，胡同目前的處境形同城牆。

致力於胡同保護的民間專家華新民表



▲胡同裡的市民生活是北京城的一道風景線 王德軍攝

示，北京的胡同從新中國成立至今已消失了三分之二，剩下僅存1000條左右。一邊是拆去，另一邊則是復建一些古建築。

「拆了真的蓋假，磚瓦都不是原來的，已經失去歷史感了」有學者感慨。

即便是整治改造，這些老胡同、老四合院同樣需要老北京的留守。有老北京甚至悲觀地說：「只有我們這一代人能聽得懂胡同話。等我們百年後，我們的後代都不會說地道的北京話了。」